

有没有女主先动心，男主一开始对女主冷淡，后来追妻火葬场的文？

毕业散伙饭的当晚，他搂着新交的校花女朋友，周围人都在起哄，让他也给我这个青梅竹马介绍个对象。

他瞥了眼坐在角落里的我，对他那群朋友说，她这傻大个儿，长着一张别人欠她钱的脸，有谁要啊。

我把自己缩进阴影里，害怕别人看见自己压抑的眼泪。

丑女没有资格哭，这是我当初和他成为青梅竹马时得到的第一个教训。

1

和钟杉认识那年，我刚刚九岁。

爸妈因为工作调动来到这个城市，我家和他家成了邻居。

妈妈带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怯怯地站在她身后，看着面前这个漂亮到有些嚣张的男孩。

想要靠近他，又本能地觉得危险。

最后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，把不舍得吃的桃子味棒棒糖递给他，向他示好。他一把将棒棒糖打掉，向他妈妈大喊道：「我不要和这个傻大个儿玩！」

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称呼，往后十多年，我都很少听到过他叫我的名字。

他从来不好好叫我，总是给我取各种调侃意味的称呼，又会在彻底沉默之前，再装作生气地叫我名字，支使我给他做各种事情。而我每次都吃他这套。

我随爸爸的身高，当其他女孩子还是娇小玲珑的小麻雀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成为了麻雀群中那只显眼而又笨拙的猫头鹰。

而且因为随父母调动转学，我又多留了一级。

女孩本来就比男生发育得早，在一帮孩子中，我永远是最突兀的那个。

但身高并没有能成为我的保护伞。

看起来沉默、懦弱，个子还那么突兀的女孩，天然就是沙包一样的存在。

可当我被一帮男生女生堵在学校厕所，被他们用可乐浇头的那一刻，钟杉冲了进来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个样子，他像个发疯的小兽，红着眼睛，连同女生在内都被他揍了一遍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在他后边默默流泪，湿答答的头发趴在我头皮上，黏腻又恶心。

钟杉停住脚步，转过身，抬起头看着我，「别哭了，丑女是没有资格哭的，知道吗？」

我捂上了自己的嘴。

大概是因为这次「救命之恩」，我对钟杉产生了一种雏鸟对妈妈一样的留恋。

在我还没有意识到喜欢是什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满眼都是他的影子了。

这些年里，他约会女孩子，我给他订餐厅；他带妹滑雪，我给他订场馆；甚至他和校花去开房，也是我交的押金。

和别人介绍我的时候，他总是会一把搂过我的肩膀，说：「这是我十多年的好哥们关雎。」

他早就长得比我高了，高了一个头。我 176cm 的身高也能抬头去看他下巴的线条和凌厉而好看的眉眼。

但这个时候我也只能努力直起背，向别人微笑附和，「是的，我和他认识十几年了。」

也喜欢了他这十几年。

2

我和钟杉都留在本地上大学。开学报道那天，我帮他收拾完行李，才回到自己的宿舍开始整理。

有人推门进来，我抬头一看，是他的校花女朋友。

钟杉从来没有说过他女友也和我们上一所大学，他甚至很少说她的事。我以为校花也会像他以往多任女朋友一样，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动更新成下一位。

没想到他们上了一个大学，所以，这是不是说明，他要和她稳定下来了？

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校花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接起电话的时候一脸甜蜜，说话的语气像撒娇，带着南方女孩子特有的娇柔。

我反应过来，对面是钟杉。

我像窥见什么秘密一样，慌乱地翻起衣服，然后装作要去洗衣服推门出去。

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听到电话对面钟杉的嗓音，介于低沉与清亮之间，因为隔着手机，更显性感，少年人的性感。

他说：「带你去吃饭好不好？」

说完还轻笑了一下。

我在门外已经呆了。

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用这种语气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话。

他过往那些女朋友，要么像我一样，前前后后照顾他的心情；
要么大小姐脾气，最后一定和他闹到彻底崩盘。

我在这一刻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，他认真了。

「他认真了，关雎。」我对自己说。

心口处突然传来一阵痉挛，像被电击中，绞痛充斥着我的胸腔。

我蹲下来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

过去那么多年，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放弃他。

他还没变成现在这幅海王模样之前，有一年夏天，他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，还是暗恋。

他会默默地在她的抽屉里放上她最爱喝的饮料，会给她带早餐，
因为怕早餐凉掉还特意包在衣服里面。而这些，都是我过往对他做的。

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放下他吧。

可是我做不到。

从九岁那年从厕所被他带出来开始，看着他、关心他仿佛就成了我的本能反应。他像一种我依赖了十几年的药，戒断反应太痛苦，我戒不掉。

可是那个名字叫作叶初的女孩最后还是拒绝了他。

她大步走进来，把他送的东西放到他的桌子上，对他说：「毫无理由地对一个人好会让人失掉自己。你好自为之。」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看着我。

3

我回到宿舍的时候，校花正在化妆。

她从镜子里看到我，对我展露微笑。我有点紧张，对她也点了点头。

以往钟杉的女朋友，对我只有两种态度，要么忽视，要么敌视。

第一次见到这么和善的态度，我有些适应不了。

但，总算不用像个蜗牛一样蜷缩着减少存在感了。

希望以后能正常相处吧，我想。

校花已经开始整理头发，我用余光看到她把头发拢起来，扎成了丸子头。

我越看越觉得不太对劲儿。

她很像一个人。

谁呢？

我想起来了，她扎起头发的样子，很像当年的叶初。

我突然很想笑。

原来，并不是我一个人求而不得了十几年。

4

我、校花和钟杉被分到了一个班——服装设计 01 班。

学生会的学姐看到了我之前的作业，希望我帮她设计迎新晚会主持用的衣服。

课堂上，我正在打版的时候，校花围了过来。

她看了看我的设计图，乖巧地说：「好漂亮的礼服，关关你自己设计的吗？」

我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，算是对她的回应。

校花摸了摸衣服，突然对我展露笑容，甜甜道：「关关也帮我做件礼服好不好？我正发愁找不到迎新晚会节目的衣服。不用特别复杂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很快就做出来了！」

钟杉听到她的声音，抬起眼皮往这里看过来。

校花见状挽起他的胳膊，撒娇道：「杉哥也想看我穿礼服对不对？」

她明明是在对他说话，眼神却向我瞟了过来。

钟杉把眼睛挪回自己的图纸上，漫不经心地对我说：「你有空的时候就帮她一下。」

我捏紧了衣料，强迫自己挺直背脊，说：「对不起，要帮学姐做这件礼服，我实在没有时间了。」

钟杉闻言诧异地抬眼看了我一眼。

这对他来说肯定是陌生的感觉。

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对他来说根本是不必挂在心上的小事。就像以往他吩咐我给他和女朋友订酒店、订场馆一样。他随口一说，我费心费力，这中间的过程，他根本不会问。

可第一次，在这样的「小事」上，我没有顺着他。

5

迎新晚会还是出岔子了。

晚会即将开始，我给学姐设计的那件礼服却不见了。

明明开场前我把它带到后台存放在了衣柜里。

衣柜是公用的，也没有带锁。

可是谁会拿一件晚会礼服呢？

校花唱开场曲的时候我得到了答案。

那件我熬了三个大夜做出来的礼服，穿在了她的身上。

珍珠鱼尾裙将她的身型衬托得更加婀娜多姿，舞台中间的那束灯光打在她身上，好像小美人鱼公主在唱歌。

我已经看到台下有男生开始吹口哨。

学姐气急败坏地找到我，我正要解释的时候，校花从舞台退场回到后台，看见我立刻扑过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「关关，谢谢你帮我做衣服，实在太美了，今晚节目这么成功都是你的功劳。」

学姐看看她，又看了看我，意思是让我给她一个解释。

我低下头，说：「不是我。我没有给她设计衣服，这件衣服就是我给学姐做的。」

校花立刻放开我的手，「关关你在说什么啊？这件衣服明明就是你答应给我做的啊。」

她的闺蜜在旁边附和，「是啊，课堂上我们都听到了。」

钟杉此时正好走进后台，应该是来接校花出去到观众席的。

校花牵住他的胳膊，问他，「那天课上关关答应帮我设计衣服，你也听到了对不对？」

钟杉看到了面色不善的学姐，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。

我咬着嘴唇看着他，期待他帮我说一句话，只是一句话，一句事实而已。

他低下头，说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我松开了咬住嘴唇的牙齿。

果然。

他知道得很清楚，校花这是在故意给我下马威。

一个在男朋友身边十多年的异性「哥们」，任谁心里都过不去。

哪怕是个人都能看出他对我根本没有想法。

可他喜欢她，所以宽容了她的「任性」。

宽容她，那就只能牺牲我。

迎新晚会后，钟杉那帮朋友要给校花庆功，也拉上了我。

饭桌上，钟杉一直不看我。

我刻意盯着他，他回避了我的眼神。

可等到他那帮朋友要劝我酒的时候，他的手挡在了我前边，冷着脸说：「她胃不好，不喝。」

那帮朋友愣了愣，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了过去。

我看见了校花冷冷盯着我的神色。

我面无表情，心里却翻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
就是这样，每次在我想要远离的时候，他总会再透露出一丝不动声色的「哥们儿间」的照顾。

而我，就像一个沙漠中干渴已久的旅人，看见前方这一点绿洲，就会继续迫不及待地继续赶路。

可那绿洲终究是海市蜃楼。

十多年了，我终于能够认清这个事实了。

7

我开始刻意减少回钟杉信息的频率，在他有事找我的时候，我也不再随叫随到，而是以忙作业、忙活动为借口推脱。

钟杉也许是察觉到了，也许是不耐烦了，总之，他也渐渐不怎么联系我了。

但我仿佛出现了严重的戒断反应。

我吃不下饭，有时会失眠。

手机一响，我就会条件反射地拿过来，看是不是他。

那种期待是又盼望不是的心情，上上下下，反复煎熬着我。

终于某天赶着上课出宿舍楼大门的时候，我撞上一个人，跌倒在地上的时候头无比眩晕，甚至出现了瞬间的耳鸣。

被我撞上的女生拉着我的胳膊，关心地问：「你没事吧？」

我抬起头看向她。

叶初。

8

叶初跳了一级，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学姐了。

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钟杉暗恋她的事，她笑着说：「早就忘了。」

然后她突然问我：「你呢，怎么样，还喜欢着他吗？」

我一惊，苦笑着问她：「原来我这么明显吗？」

她点点头，「不知道的人只能说他在装傻。」

我看着眼前的咖啡发呆，良久说道：「我已经决定离开他了。」

「好事。」她把咖啡一饮而尽，「早点开始新生活。对了，说到这儿，关雎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模特啊？」

我诧异地看着她，觉得她在和我开玩笑。

模特，应该不是光长得高就能当的吧？

钟杉当初说我长着一张别人欠我钱的脸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从小周围的亲戚长辈就说我是一张「鲶鱼脸」，眼睛虽然不小，眼白却大过瞳仁，任谁一看都觉得不讨喜。

过年的时候，亲戚家别的小孩一笑，长辈们就会抓一把糖塞给他，我默默地站在一边，糖盒分到底了长辈才会匆匆塞给我两三颗。

曾经有同学更是直接地对我说：「我看着你就觉得你有抑郁症。你能不能多笑笑？」

我扯出一个笑脸，她夸张地捂脸，「别了，我怕奶茶都缓解不了我的惊吓。」

久而久之，我只剩下一张脸，就是面无表情。

像曾经小时候面对霸凌我的那些人、面对那些嫌弃我「鲶鱼脸」的长辈那样，面无表情，没有回应，他们说什么，做什么，在我这都得不到反馈。

这样，他们也就无视我了吧。

但有些话，听过了就再也忘不掉。

所以虽然学艺术，这么多年，我却很少打扮自己。

我害怕面对自己这张脸。

9

叶初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拉到她的工作室。

她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原创设计女装网店，现在已经是某 APP 上粉丝几十万的新晋头部商家了。

她的化妆师朋友在我脸上一顿忙活，然后叶初又塞给我一件当季新款让我换上。

等我从换装间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面前的俩姑娘勾肩搭背。

叶初昂着脸对她朋友说：「我找的人，怎么样？」

她朋友把棒棒糖塞进嘴里，双手鼓掌，「绝了，完美。」

我这才转身看向镜子里的自己。

叶初的衣服显然不是什么甜美可爱风格，而是全黑，哥特感设计，但是锁骨、腰间等关键处处皆是心机。

镜子里的那个女孩肤色冷白，狭长的眼睛轻轻一瞥，满目冷淡，却有种勾人的欲望感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。

叶初给自己的原创风格定义为「哥特性感厌世风」。

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
可就这个表情被她捕捉到，硬让我再飞个白眼给她。

她夸张地喊她朋友看我，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」

她朋友更夸张，对我大吼，「妹妹，保持住，待会摄影师来了就这么翻。」

正当俩人闹腾的时候，有人轻轻敲了敲摄影棚的房门。

化妆师姐姐眉飞色舞，「来了。」

她拉开门，一个男孩走了进来。

一双干净的狗狗眼，肤色白皙，干净柔和，微笑起来的眼神让人如沐四月春风。

他乖巧地对叶初她们打招呼，眼睛环顾四周，最后定在我身上，向我伸出手，「你好，我叫林之舟。」

10

叶初拉过他向我介绍，「我弟林之舟，今天的摄影师。不要客气，有啥话直接提。他要折腾得你累了，和我说。」

化妆师姐姐在旁边捂嘴笑，叶初并没有发现自己话里有什么歧义。

倒是林之舟红了脸，看了我一眼又迅速转移视线，不好意思地笑着制止了他姐。

我发现，他笑起来有小虎牙。

林之舟看起来还没我大，拍出来的照片却吊打我校同级摄影系，而且他的风格不像其他摄影师。一般摄影师对模特都是鼓励为主，会非常积极地鼓励你再笑一点，或者头转到什么角度、用什么姿势。

我很害怕这种鼓励，会有一种满足不了别人期待的压力感。

钟杉曾经有一阵迷上过摄影。我拜托他帮忙拍参加比赛用的生活照。他拍了几张就撂了相机，对我说：「你会不会拍照？哪个人照相会摆出这么僵硬的表情？」

最后我从这几张废片里挑出一张洗出来贴在了简历上。

果不其然，我被淘汰了。

林之舟却让我随意。

是真的随意。

摆什么姿势，他不管。

用什么表情，他不问。

他让我想象自己最舒服的场景，或者就是当下想流露的表情。

只是在我有些惶恐犹豫的时候，会从相机后面伸出头看向我，一双狗狗眼对我展露一个温柔的笑容。

我在那一刻居然想到小时候养过的萨摩耶，然后就莫名放松了下来。

11

拍完照叶初就开始赶人。

林之舟哀号，「姐，卸磨杀驴还会给驴喝口水呢。」

而后又看向我，露出小虎牙，狗狗眼里仿佛有星星，「姐姐，帮你拍了一下午照片，不请我喝点什么吗？」

叶初打他，「关关就比你大了几个月，你也好意思叫人家姐姐！」

我看着他额角出的汗，有种免费占了孩子便宜的愧疚，赶紧点了奶茶。

临走的时候，叶初和化妆师姐姐正在激烈地讨论照片，没空关心我们，林之舟突然凑到我耳边，说：「关关点了我最爱的杨枝甘露，好开心。谢谢关关。」

我奶茶差点呛出来，忙拉来一步距离，摆摆手说不用，可是脸却红了。

12

本来以为林之舟只是被临时拉壮丁，后来的每次拍摄却都是他。

我问他怎么每次都来，不用上课的吗。他露出萨摩耶一样的天使微笑，看向我，「初姐这里有外快可以赚。」仿佛对这份临时工心满意足。

我很疑惑，叶初明明不给他一分钱，他赚什么？

后来我又发现，林之舟打这份工，不光赚不到钱，还要倒贴钱。每次来，他都会带上很多零食，而每次都会有我爱吃的东西。

有一天拍摄的间隙，我们躲在天台乘凉。我吞下一块糯米鸡，太烫，我忍不住张开嘴呼气。

林之舟突然把手伸向我，拿纸巾擦掉我嘴角沾上的糯米粒，收回纸巾后笑我，「关关好像个小朋友。」

我有点脸红，佯装生气，「我比你大好吗？」

林之舟边点头边给我剥糯米鸡的荷叶，不走心地附和道：「好好好，关关是姐姐。」

然后吹了吹，把糯米鸡递到我嘴边，「那关关小姐姐可以不要再烫到自己了吗？」

我赶紧夹走那块糯米鸡。

弟弟，太会了。

13

我有个朋友曾经告诉我，恋爱最美好的阶段就是暧昧。

你来我往，带着蜜糖般的心照不宣。

我无法理解。

因为我有限的二十年里，都在围绕着钟杉转。我对爱情最初的认识和想象，仿佛就是钟杉的背影。

而相处的模式，就是我不断地对他好，希望哪天，他能回过头来看我一眼。

我那根本不能称之为爱情的感情里，只有忍耐，只有遍体鳞伤和兵荒马乱。

而现在，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的感觉，我终于明白了。

认识林之舟后我才知道，一个男生的心居然可以这么细。

我以为我被钟杉锻炼得已经心够细的了，但林之舟，他可以在我还没察觉到自己来生理期的时候，就敏锐地发现我脾气的变化，在我开始难受之前就准备好暖宝宝和红枣姜茶，并且还在第一时间调整了拍摄计划。

而上个月这个时候，我还在忍着生理期的不适，帮钟杉和校花排了 2 个小时的队帮他们买那家非常受欢迎的网红奶茶。

其实是可以忍受的，撑一撑，这一下午的拍摄也能熬过去。

可是人就是这样，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可以坚强地抗过一切。有了一点点关心之后，却变得脆弱了起来。

我贴着林之舟准备的暖宝宝，盖着他披上的毯子，正要开始喝茶的时候，手机响了起来。

是钟杉。

我按下通话键，没有说话，那边沉默了几秒，钟杉的声音响起来，问我，「为什么不说话？」

我没有回答。

他又一次开口，我都能想象得出电话那头他不耐烦的表情，「如果是为了上次迎新会那件事，我可以……」

我开口打断他，「过去了钟杉。你——」

我有点痛恨自己到现在听到他的声音，还是会条件反射性地想解释，甚至想道歉。

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说：「你还是不要再联系我了。」

电话那头沉默了，而后他说：「下午公共课下课后，你在篮球场等我。」

我以为他会直接撂电话，可他又追加了一句，「我有话和你说。」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便挂了电话。

林之舟走过来，看着我的表情，担忧地把手伸过来，贴住我的额头，疑惑地问：「难道发烧了吗？」

他仿佛担心试不准一样，拿掉手又将额头贴了过来，我有点心慌，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目光，「没有发烧，没事。」

心烦意乱的我忽略了林之舟的表情。

14

傍晚，篮球场。

我坐在台阶上，看着不远处钟杉独自打球的背影。

他的动作，与其说是在训练，不如说是在发泄。

投进一个三分球后，他结束，抱着球走向我。

我拉开和他的距离。

他皱眉，不耐烦地说：「你躲什么？」然后坐在我身边，习惯性地朝我伸出手——

我反应过来，他是在要水。

以往他每次打完球，都是在我这里接过我给他准备好的水和毛巾，而这次我显然没有准备。

我是真的忘了。

他有点生气，把篮球衫掀起来抹掉脸上的汗，坐在我身边，开始质问我：「为什么这么久不联系？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」

我深呼吸，直接问他：「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」

钟杉听到这话动作慢了下来。他一下下抹掉脖子上的汗，把篮球衫放下，缓缓问我：「你是不是遇见叶初了？」

我抬头看向他。

我觉得自己的之前所有的心烦意乱、忐忑不安都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

过去我可以当他的僚机，当他带妹的工具人，但现在——

叶初不行。

叶初是我的朋友。

已经是下午 6 点，黄昏的余光漫过操场。我站起来，看着钟杉的侧脸，仍然是漂亮到嚣张的五官。

可是我却开始觉得没那么好看了。

我走到钟杉面前，他抬起头看我，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说：

「钟杉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喜欢你？」

「从九岁那年开始。」

他僵住了。

过去，他一皱眉我会不安，他一冷脸我会难受。而现在，我看着他僵住的表情，心里却闪现出一丝爽快。

「钟杉，你要明白，我过去这么多年对你的好，没有别的，只是因为我喜欢你。」

「你也只是仗着我喜欢你罢了。」

「可是现在，我不打算喜欢你了。」

我没有停留，直接迈下台阶，可是右手突然被他握住。

钟杉站起身，他的身体挡住了夕阳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到他说：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，我们……可以试试。」

我是真的笑了出来。

我发现自己犯了个更大的错误。

我以为当了十多年的舔狗，悲哀的只有我自己，可是没想到，我这十多年对他的好，把这个人浇灌成了一个傻逼。

我正琢磨着是不是应该替对我很好的钟叔叔、赵阿姨一巴掌打醒他们儿子，没想到有个人替我实现了心中所想。

就在我俩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个人从侧面袭来，直接一拳把钟杉打到跌在台阶上。

我抬头，看见咬着牙一声不吭的林之舟。

我从来没见过林之舟露出这种眼神。

印象中一向温暖和煦的狗狗眼现在冷若冰霜，他挡在我身前，对钟杉说：「想联系我姐，自己凭本事去要电话。找关关算什么？」

我心下一紧，他从开始就听到了？

那之后我讲自己喜欢钟杉的事，他不是听得一清二楚？

钟杉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站起来，往前逼近两步，眼神盯着林之舟，质问的却是我：「你和这小子在一起了？是因为他吗？因为他，你才开始不接我的电话对吧？」

我和林之舟还没有在一起，但是这话我根本不想解释给钟杉。

正在这时，我头上一暖，林之舟已经把我的头压到他的肩膀上，呈现出紧紧抱住的姿态。

我听到他对钟杉说：「我不管她喜欢了你多久、多少年，现在，她在和我谈恋爱。过去你拿走的，我都会补给她。你最好有多远滚多远。」

我埋在林之舟的肩窝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喉结就在我耳边颤动，酥酥麻麻的震颤像电流一般从我的耳廓传到了我的心脏。

我的眼睛好像湿了。

15

此刻，咖啡厅里，一个女生在一脸淡定地喝咖啡。一个男生坐在她对面，头倾向前，狗狗眼可怜巴巴，就差没把求抱抱写在脸上了。

林之舟小心翼翼观察我的脸色，「关关，对不起，一时情急我擅自说了……你和我谈恋爱。你不会怪我吧？」

我不说话。

林之舟更焦急了，他双手伸向前，想要碰我又不敢伸手，我好像看到了一只企图偷吃又心有顾忌的萨摩耶。

我默默喝咖啡。

林之舟看我的神色岿然不动，收回手，低头说：「是我的错。那我以后不打扰你了关关。」

我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拿起纸巾擦了擦嘴，慢条斯理地对牵着脑袋的萨摩耶同学说：「怎么，想翻脸当陈世美？」

林之舟瞬间抬头，睁大了狗狗眼，下一秒就越过桌子朝我扑过来。

我推他，「小心杯子！」

林之舟不管不顾将我抱了个满怀，抵在我耳边说：「是关关主动的，关关要对我负责。」

我好笑地拍了拍他的头。

直到回到林之舟租的房子，他还是像无尾熊一样扒着我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。

我说：「这样很热的。」

林之舟退离小小的半步，双手还是缠在我腰间。

缠着缠着，就变了味道。

林之舟有一双特别好看的手，连一向以打击弟弟为主的叶初都夸他有双艺术家的手。

指节白皙修长，右手虎口靠近腕关节的地方，有一颗小小的痣，此刻在细密的汗珠的映衬下，越发充满诱惑气息。

而现在，这双诱人的手，正在我的腰窝处盘桓，轻轻点点，如同最深情的钢琴家在弹奏一首交响曲。

我只觉得被伤痕掩盖了十几年的心底麻麻酥酥的，似乎有什么要破出来，要溢满整个胸腔。

这还不够，林之舟的手又抚上我的眼睛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

「关关好漂亮。」

我捂住自己的眼睛。

「关关是最美的女孩子。好喜欢你。」

「别说了……」

我红着脸伸手捂住他的嘴。

林之舟按住我的手，眉眼弯弯地看着我。

正当整个房间的气氛慢慢不可描述的时候，林之舟却突然停了下来。

我睁开眼睛望向他，「怎么了？」

他满脸尴尬，「没有那个。」

「噗！」我没忍住笑了起来。

气氛被打断，我四处张望着参观他的房间，给某只丧气的萨摩耶平复的时间。

走到书架边的时候我被一张证书吸引了目光。

「新锐摄影大赛 金奖 行舟」

这个摄影大赛我知道，某时尚杂志举办的，专门面向青年摄影师，在业界还算知名，获得金奖的选手，怎么样也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大 V 了，根本不会再接什么电商流水线商图浪费自己的才华。

我觉得林之舟一定有秘密瞒着我。

逼问他的时候，他才磨磨蹭蹭地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图给我看——是那年我参赛被淘汰的废图。

我不解地看着他。

那是我前二十年唯一一次鼓起勇气参加的比赛。

那个时候钟杉身边的女朋友来来往往，我压抑到极点，拼命想要找自己身上的闪光点，不知天高地厚地报了某个模特大赛。

就像之前说的，那张钟杉给我拍的参赛照片，海选阶段就毫无意外地被刷了下来。

而这张图，现在静静地躺在林之舟的相册里，他甚至还专门给它建了一个文件夹。

林之舟向我揭开了真相。

原来那个时候，他刚入门，正在苦练人像，却总觉得拍的照片差点什么，直到看到我的照片。

用他的话说，他是被这个女孩身上一种莫名的故事感吸引。

本来以为这个姑娘可以往前走一走，没想到海选就被筛了下来。

直到叶初拿着我的照片找上他，一向不接电商活的他立刻就应了下来。

「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啊关关？」某只萨摩耶得意地冲我摆尾求夸奖。

16

第二天回到工作室，我把整个事情向叶初和小梨姐（就是化妆师姐姐）和盘托出，包括当初的迎新晚会礼服事件。

小梨姐听完，在旁边撸起袖子，嚷嚷着要替我教训钟杉和校花。

叶初则冷着脸，说：「有些人的脸，确实该打了，但要找好方法。」然后她递给我一张报名表。

学校一年一度的设计展。

她看着我的眼睛，就像那年夏天她直视着钟杉把话讲给我一样，语气仍然一样坚定，「关雎，有一些坎还是得你自己过。你敢吗？」

我也终于能直视着她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不得不说叶初真的是个狠人，参赛的设计图她就用了我当初的那件珍珠鱼尾裙。但是她把白色变成了黑色，婀娜的鱼尾改成了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飘逸下摆。

我循着她的思路做二次修改，把蕾丝等元素毫不留情地砍掉，统一用了更简洁利落的线条设计，腰间开始做开衩，保证走路带风，兼具帅气和性感。

设计师，叶初和关雎。

模特，当然是我自己。

当我试穿这件衣服出来时，小梨姐的夸张语气比之前更甚，朝我伸出手，「关关好像中世纪城堡里走出来的吸血鬼公主啊。美上天，帅断腿。给个姬会吧～」

叶初和林之舟同时打掉她的手。

设计展当晚。

校花的号排在前面，她出来的时候我冷笑了出来。

大概她也知道那件珍珠鱼尾裙和她甜美的气质极其相衬，这件参赛的衣服，她整体版型都没做什么修改，就是腰间加了腰带，身后加了披肩。

但效果，却是从清纯的小美人鱼公主变成了身着累赘华服的少妇。

轮到我上场了。

我深呼吸了好几口气，指尖微微颤抖，叶初和林之舟分别握住我的手，我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

走在展台上的时候，刚平复下去的心却又躁动了起来。

我从来没有被这样注视过。

这样尊重的，仰慕的，不带忽视和排斥的目光。

大概是这件衣服风格太不一样，观众们沉寂了几秒，接着发出欢呼声。

前排的同学声音传来：「这模特是谁啊？咱们学校的？」

「应该是吧，参赛人不都得是本校的吗？」

有同班同学认出来我。「天，这不是我们班那个傻大……」旁边的人戳了戳他，他急忙改口，「是我们班的关雎！」

坐第一排的校花猛地把脸转了过来，钟杉也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

我在他的眼神中读到了惊讶、震撼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

他从来没有用这么复杂的眼神看过我。

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全场。

展台两侧开始响起口哨，甚至我宿舍另外两个室友也凑热闹，「关关姐姐，给个姬会～」

有人已经认出了这件衣服，「这和周筱晗刚才穿的那件好像。」哦对，周筱晗就是校花的名字。

叶初早就安排好的吃瓜群众开始科普真相。

众人露出了然脸。

看向校花的眼神多了鄙夷，钟杉作为当初的证人也连带在内。

走完秀回到后台，林之舟正在候场处等我，我刚一下台，就被他抱了满怀。

我奇怪，「怎么了？」

林之舟委委屈屈的声音从我肩窝传来，「关关太好看了，怎么办？我一点都不想他们看你，你是我一个人的。」

我哑然失笑，正在哄萨摩耶的时候，钟杉也来到后台，开口道：「关关，我们谈谈好吗？」

林之舟刷的一下从我肩膀上抬起头，眼神瞬间凌厉，直射向钟杉。

钟杉丝毫不后退，他直视着我，「以前是我没有明白。关关，我不想放弃。」

钟杉失踪了，谁也联系不上。

甚至钟叔叔、赵阿姨的电话都打到了我手机上，语气焦急。

我搬出宿舍的时候，校花找到我，逼问：「钟杉到底去了哪里？」

我非常无奈。

以往我在他身边一步不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忽视我。

现在我再也不近他的身，所有人倒都来找我。

钟杉失踪之前，只给校花留了句分手再也没有任何消息。

毕竟是钟叔叔、赵阿姨的儿子，连爸妈都来问我怎么回事，我无法彻底不问。

我向所有认识钟杉的人打探了一圈，仍旧没有任何消息。

此时已经到了暑假，学校的宿舍楼只向大三大四开放，我只得回了家。

回到家已经是晚上，楼下的花坛坐在一个人——风尘仆仆的钟杉。

他见我走来，立刻站起身，跑到我面前，向我展开右手——一串天珠项链。

我终于知道他这阵跑去了哪里。

「关关，高中的时候你说过，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格里拉，想要拥有一串恋人做给彼此的天珠项链。」

「我知道现在直接邀请你一起去，你肯定不会答应，所以我就先把天珠给你带来了。还有藏地的小吃，我记得有出差的叔叔带回来过，你好像很喜欢吃。」

我制止了他要翻找东西的动作。

说真的，此刻我才发现，原来过去那些年，我不是对钟杉毫无影响的。

他这些对人好的行为，都来自我曾经对他做过的那些。

而我那会儿还觉得是他的性格如此，所以才会对我间歇性冷漠，对我的那些讨好不予回应，现在看来，不是他不会，只是他那时候不想。

他现在开始想了。

可我不想要了。

「钟杉，放弃吧。」清冷的月光里，我对他说。

就像曾经对我自己说的那样。

18

我低估了钟杉的执拗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被妈妈从被窝里拽出来。

钟杉来我家了，带上了他背回来的一系列藏地特产。

我爸妈有些不可思议，毕竟，在他们的印象里，钟杉一直都是那样一个不怎么平易近人、既沉默又嚣张的少年。

钟叔叔和赵阿姨也上了门，有邻居家的小孩办升学酒，两家大人准备一起去。

我懒得洗头，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坐在席上，百无聊赖地看着大人们谈笑风生。

钟杉在对面死死地盯着我。

席间我爸妈和钟叔叔、赵阿姨谈起来我们小时候，赵阿姨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，说：「那时候多好玩，两个小孩吵闹之后又一前一后黏在一起。唉，我还总想着让关关当我们家儿媳妇呢。」

爸妈笑出了声。

钟杉挺直了背。

我在一旁尴尬地陪笑。

回到家的时候楼下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林之舟露出招牌天使般的笑容，向我挥手，然后来到我爸妈身边，非常自然地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，「叔叔阿姨好，我叫林

之舟，是关关的男朋友。」

爸妈惊讶地张大嘴，「啊，好的，你好。」

钟杉在后边握紧了拳头。

爸妈看了看我，露出好像知道了点什么的表情。

我们家的氛围一向开明，饶是如此，一向沉默寡言的女儿突然招回这么多桃花，他们的内心还是有点受不了。

我爸找我单独谈了一次，还是尊重我的意见，毕竟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相信我能妥善解决。

出来的时候，客厅传来我妈的欢笑声。

林之舟正在陪她看八点档电视剧，是真的陪看，不是在旁边玩手机陪着的那种，还不时参与剧情讨论，把我妈哄得眉开眼笑。

我妈妈还问他：「关关有没有欺负你呀？」

林之舟害羞地笑，「阿姨您说哪里话，关关对我特别好，有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配不上她。」

说完对我露出温柔的微笑。

我把钟杉单独约出来谈了一次，就在小时候我们总去的那个街心公园。

九岁那年就是在这里，我战战兢兢地递给他我最爱的桃子味棒棒糖，他回怼我傻大个儿。

也是后来，我被他从厕所里救出来，回家路上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「丑女是没有资格哭的。」

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十多年，他的每个表情、每种状态我都能领会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我知道，他现在，只是不甘心而已。

「你还记不记得，刚上初中那会儿，有个小男孩天天在这里等我，你把人家推到沙坑里，问人家是不是变态？」坐在秋千上，吹着晚风，我看向面前站着的钟杉，「我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对我有好感。其实你也是知道的吧？你只是不甘心。」

钟杉想上来抱住我，我退后，从秋千上下来，拉开和他的距离。

他抿住嘴，沉默几秒后开口，「关关，不要随意评价我的感情。」

「那个时候我找你问叶初，不是要重新追她，而是想把当年的一些心结了结掉。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，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也想清楚了自己的感情。过去你付出的所有，我都会加倍还给你，学会对你好，学会对你有回应。」

「我希望身边的那个人，仍然是你。」

「可能吧。不过都没关系了。」我看着远处的灯火，缓缓说道，「我觉得自己现在很好。长到那么大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也可以发着光，而不是默默跟着别人后边，永远做不被看见的影子。」

「而这些，都是我在你身边的那些年里不曾得到的。叶初说得很对，毫无理由地对一个人好会让人失掉自己。这句话，我也同样送还给你。」

我慢慢走向公园的出口。

钟杉在身后喊我的名字，隐隐约约带了一丝哽咽，「关关，你能不能别走？」

我回过头，第一次冲他展露不带丝毫委屈压抑的平静微笑——

钟杉，你该长大了。

20

林之舟在楼下的花坛焦急地绕来绕去，见我回来，立刻正襟危坐，脸上不带丝毫表情。

我逗他，「在等我？」

他不看我，看着夜空。「哪有，我来看……看月亮！」他指着天空，「今晚的月光那么美。」

我笑得很有深意，点头认可，「没错，今晚的月色真的很美。」

他听懂了。

委委屈屈转过头，黏上来抱住我，「我以为——」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看起来乐观的林之舟，其实也是一只内心敏感的萨摩弟弟啊。

林之舟转过头，「关关，唔……」

正要说话的他毫无防备地被我吻住。

不过他立刻反客为主，把我揉进怀里，里里外外毫不客气地扫荡了一圈。

我气喘吁吁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见他正向某个角落里露出挑衅脸。

钟杉站在远处的阴影中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。

我翻了翻白眼，站起来，喊他，「喂，萨摩耶同学，遛弯时间结束，要不要回家？」

「要！」

「哎呀，关关你等我啊！」

（完）

番外 1：六年后的甜饼

晚上 11 点，关雎回到家。

刚回到家，在玄关换鞋的时候，就被某只萨摩耶从背后拦腰抱住，「关老师，你让人家独守空房。呜呜……」

关雎在这只萨摩耶的「拖累」下艰难地换好鞋，嘴角的小梨涡不由加深，但嘴上还是要「打击」一下他，「怎么了？关老师的节目不好看？」

某只萨摩耶连忙举起双手自证自己的铁杆粉丝身份，「没有没有，关老师的节目特别好看，关老师好美，好会点评，好专业～」

关雎嘴角的笑意更深，捏了捏林之舟的脸颊。

从大学开始，关雎就和叶初经常搭档参加活动，叶初作为设计师，而关雎则是模特，从小杂志的比赛开始，一点一点积累在业内的影响力。

六年时间里，两人还创立了自己的女装品牌。到现在为止，品牌已经小有名气，而关雎除了自家的业务，偶尔也会接一些时尚类节目的邀约。

没想到，本来只是试水的小打小闹给关雎闯出了名堂，现在各家平台相关的节目都会找上门来，这几个月，她确实忙到分身乏术。

关雎反省了一下自己，确实有点疏于关心自家的萨摩耶了。

她拍了拍林之舟的头，「下个月你的个展，我一定会空出时间去的，好不好？」

林之舟还是不放开抱着她的双手，「不行，现在就需要关关的补偿。」

「所以？」关雎看着委屈屈但狡猾地讲条件的林之舟。

「关关叫我一声哥哥好不好？」

.....

沉默了几秒后，关雎默默开口，「林之舟，你又在网上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了？」

关雎的声音不大，林之舟却被吓得立刻放开了双手，「关关，这个不是奇怪的问题，男生真的很想听女朋友叫一声哥哥的嘛。啊，你不要打我。」

晚上 12 点。

林之舟正在任劳任怨地给关雎收拾出差的行李。

边收拾边在内心腹诽：万恶的节目组，为什么要把录制日期排得这么紧张，真把人都当工具人了，他们家关关累病了怎么办？

他竖起耳朵，听见浴室的水声停了，赶紧把已经收拾完的半边行李箱封好，然后装成漫不经心、敷衍了事的样子。

关雎一边擦头发一边回到卧室，看到的就是林之舟扁着嘴在默默收拾的侧影。

关雎看着这个人，脸上漫不经心，手上却还把维生素按种类仔仔细细分装好，写上标签，然后贴心地放在夹层——

她想到了之前这漫长的六年时光。

刚入行时被前辈嘲讽的时候，明明自己靠实力争取来的名额却被迫放弃的时候，她们的品牌遭遇竞争对手恶意举报的时候……

从二十岁那年开始，人生中所有的灰暗时刻，她都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，都有这样一个人陪在她的身边，和她一起度过。

而这六年里，她也亲眼见证着她的林之舟同学，一步一步靠近自己的理想，一点一点积累，成为今天能够举办个展的青年摄影艺术家。

他们都在努力成为彼此的光。

她张开双手，从背后抱住他，安心地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，在他耳边小声说：「舟舟哥哥，幸好是你，幸好有你。」

然后她看见，这个一小时前还叫嚷着要被叫哥哥的人，耳朵红了。

林之舟转过身来，面对面地抱着关雎站起身，让关雎双手挽住他的后颈。

两人的额头相抵，林之舟眨着湿润的眼睛看着关雎，明明他比她高，明明是俯视，关雎还是有种萨摩耶在眼巴巴瞅着她的错觉。

萨摩耶同学摆摆尾巴，「那关关今天晚上都听舟舟哥哥的好不好？」

关灯前的那一刻，关老师真的觉得，萨摩耶这种生物啊，真闷骚。

番外 2：追不可及

心理咨询室里，咨询师问他：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，背后似乎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和悔意。你能告诉我，目前为止，你人生中感觉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吗？」

飞机起飞，带来了瞬间的耳鸣，然后逐渐平稳下来。

钟杉打开遮光板，看见云层之上盛大而耀眼的太阳。

他想，遗憾的事吗？

他人生遗憾的，似乎不是一件事，而是一个人、一段时光。

第一次见到关雎的时候，他还是个不怕天高地厚的小屁孩。

之前见过的同龄的小孩子都是小小的，尤其女孩，穿着漂亮的小裙子，围着他转的样子好像爷爷养的小画眉。

关雎比他高一个头，乍一见到她，他有种仿佛看见异类的感觉。

可是只有她不会离开他。

小孩子注意力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今天你有一个新鲜的玩具我们跟你玩，明天他带来了好多零食我们就一起扎堆。

钟家管孩子非常严苛，钟杉一向是没有多少新鲜的玩意分给其他人的，大家夸他长得好看，但也并不会天天围着他。

只有关雎，会在他失落的时候吭哧吭哧从家里搬来自己的玩具，向他伸出手，就像她第一次递给他桃子味的棒棒糖一样。她对他说：「没关系，我把我的玩具给你，咱们玩。」

童年匆匆而过。

青春期的荷尔蒙如同躁动的春光，他看见同年级好多女同学躲在远处，看着他窃窃私语，又不敢靠近，甚至还有上一级的班花学姐直接等在他打球的球场，向他示好。

大概是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他听着周围的起哄声，甚至都没看清学姐长什么样子，就漫不经心地答道：「好啊。」

他余光瞥到旁边给他拿着水和毛巾的关雎似乎愣住了，不知为何，他有点怕看到她此刻的目光，慌忙接了水，搂着学姐离开了篮球场。

两个星期后，他和学姐分开。

放学后，仍然是他和她一起回家，一起走过街心公园，一起分享小摊买来的小吃。

可是有什么开始慢慢不一样了。

他似乎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，满不在乎地搂上她的肩膀，「哥们，请我吃个冰激凌。」

然后等着她一边装作有点嫌弃地拿掉他的胳膊，一边迅速跑去小卖部买回他最爱的口味。

发现那个隔壁班的男孩每天都在街心公园等她的时候，他下意识地觉得怒不可遏。

可当他教训完那个男孩后，他却茫然了，盯着晚风中晃悠悠的秋千，他问自己为什么。

是啊，自己这样，是为什么呢？

被打了的男孩非常愤怒，把这事传到了学校。

他一个朋友问他：「杉哥，难道你喜欢关雎？」

他立刻站起来，大声说：「她是我好哥们，你他妈胡扯什么？」

抬头，就看见窗外给他送笔记的关雎。

她扯起嘴角笑了笑，笑意却难达到眼底，而后把笔记放在窗外上，沉默离开。

从这天起，他和她再也没有一起回家。

那些躁动而肤浅的青春里，他有时候也会想象将来他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。

好像都和朋友们差不多，漂亮、白皙，或者可爱或者清纯，总之似乎都以同龄人里最受追捧的明星为模版。

和同学打这些哈哈的时候，他心中偶尔会闪过一个人的影子，然后他自己就会摇摇头，想要把它甩开。

她是他从小到大的哥们，是他最重要的朋友。

是的。就是这样。

就在这种混沌不明中，他遇到了叶初。

叶初有一张典型的女神脸，但她很少对别人笑。

男生们争着给她送礼物送情书，她也不会回复，这些东西塞满抽屉，她就会一股脑地丢进垃圾桶里。

有人嘲讽她傲个什么劲儿，她冷冷地盯着他们，说：「关你们什么事？」

那个时候，钟杉正好经过他们班外，看着她说完后面不改色地坐下。

他觉得这个女孩，某些角度似乎有点像关雎。

但她确实和她不一样，和很多人都不同。

他平生第一次开始想追一个人。

然后失败，不，应该叫惨败而终。

但这一次叶初并没有把东西丢进垃圾桶，而是还给了他。

她说：「毫无理由地对一个人好会让人失掉自己。你好自为之。」

她说给他听，却看着关雎。

但其实关雎并不知道，她还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上边只有两个字：垃圾。

被叶初如此「羞辱」般地拒绝后，他开始陷入一种报复般的发泄，肆无忌惮地恋爱，快速在一起，又快速离开。

往后的很多年，这种处理感情的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。

谈恋爱这种事，总是要分开的。他也知道她们看重的是自己的什么，也无非这张脸罢了。

就是这样吧，感情这种事。

而只有关雎不会离开他。

当那年毕业散伙饭上狐朋狗友起哄，让他给她介绍对象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是烦，他冷冷地盯着那个带头起哄的朋友，关他什么事？

可他说出口的话，又像小时候一样，下意识地否认，下意识地刺痛她。

其实说完那句话后，他就后悔了。

他不由自主地观察坐在角落阴影里的关雎，灯光太暗，他似乎看见她依然如往常一般沉默不语。

他找不到台阶下，于是存着一丝侥幸又加入和朋友们的酒局里。

多年以后，他又梦到那一刻，梦到关雎在阴影里晦暗不明的表情，然后他猛然从床上醒来。

他突然意识到，也许就从那一刻开始，他永远失去了她。

无论是作为从小陪伴他长大的朋友，还是作为用整个青春喜欢他的女孩。

飞机降落的提示音响起，钟杉从回忆中回神。

阔别三年，他终于又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故乡。

和投资商聊完公事后，对方和他私交还不错的经理拿出一张艺术摄影展的票给他，建议他去看看，毕竟这位名叫行舟的摄影师是业内这两年在持续关注的新秀。

第二天周末，钟杉租了车前往展览馆。

他没有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 and 关雎重逢。

三年未见，关雎似乎在他看不见的日子里，尽情舒展着，绽放着，成长为今天这般发着光的样子。

台上的她一袭简洁的黑裙，只佩戴了铂金珍珠系列的锁骨链和耳环，但那一抹冷冽与妩媚交融的气质，无人能忘却。

她长大了。

钟山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他定了定神，想要走上前去。

他该和她说些什么呢？

好久不见。

你还好吗？

我很想你。

我们还能再重新认识一次吗？

纷繁的思绪在看见那个人牵住她的手时戛然而止。

林之舟。

他展开手中的票，反应过来，原来行舟就是林之舟。

台上的林之舟握住关雎的左手，十指相扣。

林之舟另一只手握住话筒，向台下说：

「很多年前，我遇见过一个女孩，其实也不算遇见，因为我只看到了她的照片。

「那个时候我刚入行，水平一塌糊涂。对自己能不能坚持这条路也非常怀疑。但是在看见她的照片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被灵感眷顾。那张照片非常简单，但见到她的那一刻，我有种即将开始了解一个故事的感觉。而我在那时候就明白了自己的路——去展现每个个体，每个生命的故事。

「这个启发我的女孩，就是陪伴我六年的女朋友，关雎。但是今天，我还要做一件事。」

说完这句话后，林之舟面向关雎，单膝跪地，从怀中掏出戒指盒。

全场沸腾。

台下录制开展仪式的摄影师赶紧拉近镜头，对准男女主角。

钟杉又出现了一瞬间的耳鸣，他听不到他们说什么，但是眼泛泪光笑着扑向林之舟的关雎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离开的。

等他回过神来，他已经在展览馆门口了，心口处突然传来一阵痉挛，像被电击中，绞痛充斥着他的胸腔。

钟杉蹲下来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

他想起来小时候，妈妈给他说过一段话。

她说，人这一生寻找另一半，就好像一个人步入一片麦田，期望寻找到那株最好最灿烂的麦穗。

但是你永远不知道真正属于你的那株麦穗是在哪一刻出现。

许多人以为后面还有好多，于是丢掉前面的。

还有人以为再也无望，于是在入口处随意摘掉一株匆匆走掉。

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也曾经被命运眷顾过的，原来它早已在入场时就把最珍贵的东西赐予过他。

只是他那时太幼稚、太愚蠢，把她捧上来的整颗真心，那样肆意糟蹋。

（番外完）